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十三

治平二年四月丁丑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陳君卒于河南府志順坊之第明年十二月壬辰葬于河南縣南宮里之西原君諱希直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避難于蜀遂家眉州青神之東山曾祖瓊祖延祿父緝忠皆不仕而皆以爲善聞於其鄉君幼而孤及其顯也乃贈其父尚書兵部侍郎母楊氏繁昌縣太君天聖五年君始舉進士甲科一命爲大理評事知潭州長沙縣部僧海宇者多識權貴人數撓政爲不法奪民園池更數令莫敢治君至捕治笞之以園池還民郴州竹場有僞爲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君察其非辜挺出之已而果得真造僞者再遷獄中丞徙知虔州零都零都之俗疾病不醫一談於鬼君毀淫祠數百區勸巫覡爲良民七十餘家而民始得近醫藥遷太常博士有言君治郴獄嘗活人罪死者賜五品服初以入官于蜀不得通判事君母老願折資爲縣以歸侍親於是知州臨津未幾以母喪去官服除知開封府司錄司事方是時陝西用兵丁文簡公舉君陝西任使賈魏公亦以才中御史薦君命不下會沈氏子坐姦盜未決死獄中沈氏連戚里數上訴君亦自以爲請不逮它掾史由是坐廢明年盜起京西富丞相方爲樞密副法以薦君知房州州素無備守兵才數十君發倉廩募民完城籍廬者得數百人日教閱爲計捕勢盜聞之不敢過君境初轉運使舉供奉官崔德嬪使尋捕盜而以郡之平民向氏父子爲盜梟首南陽市君列其寃德嬪坐流通州而向氏賜帛復其家焉代還執政欲以大理卿處之君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復得一郡以自効乃知宿州州跨汴而水常湍悍漕舡至觸橋柱以沒者歲不可勝計君爲飛橋以便往來事聞降詔賜縑以褒寵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擢知滑州因奏事仁皇帝頌謂曰卿嘗法治沈氏獄得過邪蓋疾惡爾毋以小滯而變初節也未行復詔提舉河北便糴明年秩始赴州會河漲魚池歸危甚君悉召河上

使者盡發禁兵付之晝夜下撻數日而水折去是冬純句盜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 仁皇帝碩執政擇才吏任之未及對帝曰陳其可遂命知曹州不逾月盡擒其黨會淮南飢壽春守不職復命君乘傳往代之先是轉運使調呈胥米而蠲其役九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艱食君則除之因表其事故旁郡皆得除如君請烏父之徙廬州俄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再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句院初朝廷以三司事冗而簿書尤所留滯乃命君判開拆事兼提點催駮公事君視其所留事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界明道以來主事二百十有二萬乃日夜課吏九九月而句百六十有九萬度支吏不時以句君杖之副使以君擅決罰由是復留滯尋爲掖伴契丹使還對圖請補外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二十四人逃去道遇君君以好言撫之繫鞶縣獄止坐首惡一人餘置不問遷兵部徙京東濰州錄事參軍王康初赴官道博平民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博平隸河北君廉知之捕致以法而博平吏坐故縱得罪徐州守暴苛以細道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必使自誣抵死君言其狀卒以發去數上章請老不聽乃知鳳翔軍府事 上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君以前議讞于朝而君之議爲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君君環顧無有而嘗爲邊帥餉以酒旣還以俸又自言於朝猶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享年六十六初自唐之亂歷王孟世蜀之邑里多盜故君家依山以自固 宋興蜀旣立祖夫人史氏議徙邑中乃西過江擲金釵中流曰 今聖人在上天下一統吾不復過此以與賊爲仇自君與其從子庸論二人同年登科以歸縣大夫張逸更其所居坊曰三俊坊云故人宋輔卒京師母老子幼君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子且教之使之有立榮州煮鹽九十八井歲又淡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者三百十五家而所籍蓋九百餘券君上言 陛下欲跡民富壽而有司視民如路人使聖澤不得下究繇是鹽以斤計者歲減三十餘萬又以所籍券悉還於民其經三縣七州雖以嚴辦治而皆以學校風教

爲先其爲輔運使不以按爲例必躬相遠近利害而調發之青州
男子趙宇堂上書言元昊必反除散衆軍羈置福州已而元昊反
宇詣闕自陳執政怒欲以逃亡法抵之君言宇先事建白義當賞
不可加罪故予得徐州幕職官張元者叛附元昊而錮其疎屬百
餘房君奏釋之使得復齒爲民後有舉進士登科者至今其家畫
君像而祠焉前後奏議凡數十皆當世所宜非空言也有集十卷
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鈞隱圖五十七篇家人噬嗑卦圖二娶里
人程氏閨門有禮法後君五十九日而終生四子忱尚書都官員
外郎恪忠州南賓尉恂遂州司戶參軍恪舉進士未第二女長適太
常博士宋端平即故人輔之子也次適楚州司法參軍曉堯次適
秘書省著作佐郎趙高孫五人女孫二人始君夢異人授圖而告
之年則君之享年爲無憾矣然其所以設施於世如此其多而知
君者以爲未盡君之蘊此其所以爲憾乎銘曰

維君平生 明果剛毅 遇事必往 無有剗易 務去民害
而興其利 允所臨治 風迹可記 天胡興才 而嗇其位
使其所蘊 不克大施 嵩少之西 伊洛之浹 旣固以藏

昌其裔嗣

蘇貞外安世墓誌銘

荆公王

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
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 天子使三
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
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涵涵必脩不能自
脫蘇君卒白 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火怒誣君
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 天子遂寤寤言者不得意而
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
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
蘇君之救是以卒至不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
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
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

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六怨即謹聚謀爲變更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力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死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斌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王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

皇有四極

周綏以福

使維蘇君

奠我南服

元元蘇君

不圓其方

不晦其明

君子之剛

其枉在人

我得吾直

誰慙誰愠

祗天之役

日月有丘

其下冥冥

服君無窮

安石之銘

彭待制汝礪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

紹聖二年正月召彭公于江州以爲樞密都承旨命下識者相慶曰正人進矣越翌日公以訃聞識者復相吊曰朝廷失一正人柰何既而遺表至其略以謂土地已有餘願拊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仁俸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以至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識者復相告曰忠哉若人死不忘其君於是有詔加等賻卹以都承旨生賜其家授其弟

江准發運司公買公事使辦喪事明年正月某甲子葬公于
饒州其縣某鄉某原前期其家以公故人縉雲龔原所爲事狀爲
予銘子曰嗚呼其忍銘吾友也哉其忍銘吾友也哉按龔氏世家
金陵後徙饒州今爲鄱陽人公諱汝礪字器資自讀書爲文已有
志於其大者言動取舍必度於義朋友畏之治平二年以進士試
禮部擢第一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褐歷保信軍
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外艱服除復授潭州軍事推官
在選十年人以爲淹而公處之澹如也丞相王文公得公詩義善
之留爲國子監直講改大理寺丞御史中丞鄧綰欲舉公御史召
公不往後雖薦之而爲小人所誅復自陳失舉且薦他官代之
神宗察其姦怒甚王文公亦以爲言即日黜綰除公太子中允監
察御史裏行時熙寧九年冬也公在言職甚唐虞三代不論初對
上十事一正本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賑救七興事八
變法九青苗免役十益事指陳得失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言呂
嘉問領市易司專事聚斂非法意當罷黜俞允諫事中人王中正
至使妻出拜之不當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神宗爲寢充命而
究語所從公言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不肯奉詔宗室賈婚至女歸
家子行有日矣公奏罷之因言皇族雖服屬已踈然皆宗廟子孫
不可使閭閻下賤得以貨取願爲更著婚姻法王中正李憲用兵
陝西公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 神宗初君不
懌出語詰公公拱立不動伺間復言 帝卒爲之改容是日殿廷
觀者始皆爲公懼已而皆歎服以母老請外 神宗固留之而請
不已元豐元年春罷爲館閣校勘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日復上
疏論時事且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爲
之臣患無敢言之臣 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在江西三年代還
復出提點京西南路刑獄丁內艱去職元祐二年服除以起居舍
人召既去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
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
不能屈踰年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爲有古風遇
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詩賦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沈公亦數

請去是病大呂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詩上之傳會州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犯御諱為危言以激怒大皇太后必欲寘之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公執政不能救則上疏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既而蔡丞相有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為不可諫官指公為朋黨 太皇太后曰彭某豈黨確者亦為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公亦落職知徐州一二大呂相繼去位自是正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在徐一年加集賢殿修撰召權兵部侍郎徙禮部又徙刑部會有具獄執吹以為可殺公以為當貸而執政以特旨殺人公執不下執政怒全公而罰其屬公言奉制書而有不便許論奏法也且非屬罪自劾請去章四上不聽御史亦助之言遂并其屬免罰公猶未出再徙禮部賜告其家使契丹還徙吏部滿歲為真復言今人材空乏宜稍責吏部薦拔淹滯或賜對或試以事苟非其人必罰無赦朝廷頗為更法紹聖元年 今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呂修舉熙寧元曹阜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言之者於今則夫人而能之未幾除權吏部尚書又月餘以寶文閣直學士出知成都府命下衆愕然公亦以私計辭行章數上或以為慢當責 上不許延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入辭 上勞問甚寵曰與卿非父別也問所欲言者公曰 陛下今所議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肯政惟其是則政無不善人唯其賢則人無不得矣至郡數月得疾草遺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詩貽其子十二月某甲子有星隕于郡衙是日公終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四累官左朝散郎勳上護軍監開國男食邑三百公立朝大節如此其在外為監司務大躰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傳經典

故在京西多所舍宿爲州所至有志愛之以興學養士賑乏恤孤
爲急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
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
錢賜給或爲置義莊與人交盡誠敦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
亦苛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
爲葬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采渙未官而
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其家人蓋其篤行如此公所著有易義若干
卷章疏若干卷詩若干卷雜文若干卷曾見大父某大父某世有潛
德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嘗曰天下事可人意者其爲教子起家
乎故四子悉使就學果大其門母張氏京兆郡太君前夫人窻氏
蓬萊縣君今夫人宋氏靜樂縣君長子侗秀拔有文未冠而卒次
子脩承務郎襲善承教庶幾能世其家者二女長適宿州學教授吳
材卒以季繼室蓋公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具過自任以聖賢之重
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
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
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
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最爲今范丞相純仁所知范
公再相人謂公必用旣對 太皇太后首曰姑徐進彭其蓋已有
問之者及出江州未數月 上命召還或曰須改歲不幸而公死
矣公之學之守若將大有爲者而天奪其年中道而殞宜其識與
不識皆爲之悲而有志於天下者哭之或至於慟也孔子稱大目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公所自立其近是欤子與公遊二十餘
年朋友之分深矣今公亡矣予無以爲質矣悲夫銘曰

乘時射利小人之常中行獨立君子之方並驅一時則有通室要
之萬古孰爲得失有卓維公旣明且剛弗茹于弱弗吐于強二十
年間世道三變我無磷緇終始一貫何以貫之唯義之踐人所競
逐公則無求衆皆患失公則無憂笑言待終不變聲色拳二愛君
以至易簣問胡以然維學之力人誰無死公也不亡射魄言歸
此新崗夏千萬年樵牧辟路是曰有宋忠賢之墓

贈特進追復徽猷閣待制趙公既葬於普州安居縣清潤鄉之北山今四十年矣壽頃自武陵歸眉山而公長子永實爲州數相從也一日盛服臨况泣而言曰先人所建立蜀人戶知之不肖孤何敢妄有稱述今擬爲郡守雍有谷故所作行狀及家所藏奏書真在惟墓碑久未刻銘敢頓首以請壽固辭弗能則固請弗怠且曰蜀耆舊惟公鈿金匱石室之書識先人黜陟本末亦惟公直筆正辭信而有證則銘吾先人匪公之歸將誰歸幸公哀而許焉壽與永年相若鄉者備使東川永實守昌元治有能聲始相好今俱老矣乃復相過以非偶然矧惟建炎紹興之理財治賦茲事最大宜有紀錄使來世知所損益今弗論次事浸零落可惜壽既來遂寧永又數以請乃參校近史所載及中興記注仍考其世譜官簿序而銘之公諱開字應祥世家安居曾祖守忠祖惟岳父英皆不仕父以公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年二十游大學積十五年元符三年始賜進士出身歷渠江尉慶州梓州學教授辟雍正遭父喪去官服除爲淮南東路成都府路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始用舉者改宣教郎入禮制局校正所爲檢閱官知郾陵縣復入講議司爲檢詳官出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事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兼宣撫處置使司參議改四川都轉運使兼都大提舉川陝茶馬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一年正月二日卒于彭州寓居享年七十有六自彭歸葬于普其年七月一日也官自宣教郎十遷至中奉大夫職自直秘閣四遷至徽猷閣待制既落職復右文殿修撰紹興二十六年乃追復徽猷閣待制公幼嗜書多所能解記誦不捨晝夜同舍生目以書癡每自言學貴用世耳如不適用雖多亦奚以爲其心計甚高視管夷吾端木賜輕重廢置之說如視諸掌既改秩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慨然有通變揀弊志杜門不出閱四五年間與四方賢俊究世務所當罷行者於進取未始汲汲也其入禮制有幾數月

商賈入籍馬以會復置講議財利司宰相即用檢詳官曾公公
財利事固難析秋毫然必以卹民為本依倣大易所謂正辭禁非
者而施經墨焉非暴征橫斂白着於民也將漕益部亟奏罷言和
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米脚錢
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謂鹽額創為鼠尾帳揭
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
寄至今用之嘗言財利當出一孔 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司
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紛然各自封殖而轉運司至有窮乏
不足處此不可不循其本因指陳推茶買馬五害其大畧謂黎州
買馬嘉祐歲額才二千一百餘發堪給郵傳者赴鳳翔餘悉聽民
私市自置司推茶增立賞格歲額四千仍盡團綱上京道殞陪到
者十無二三別置牽馬兵又踰千人猶不足用貼差廂軍及使臣
等其費日滋國難道阻住綱日有死亡而買數不減官給芻秣如
故此一害嘉祐以銀縮博馬價皆有定提舉官既旁緣作姦擅買
珠犀交結權倖馬入無以償則空出資次關子虛擡馬價以給夷
人夷人不能留竅即賤市關子以去知黎州范洪復將所得關子
不循資次攙支價由此益落夷人怨恨聚眾欲生變諸司共劾洪
而轉運司更於額外分認馬價遣官監還事乃得息此二害初置
司推茶借本錢於轉運司及常平司今轉運司應副川秦兩司歲
費約五十二萬餘緡常平司又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訖今幾六十
年舊所借初不償一錢而歲借仍準初數不知錢果安在此三害
推茶之初豫俵茶戶本錢尋於豫俵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豫俵
充和買且不給一錢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益雜自
蜀之秦公路委積如山半成朽壤而有司猶指為見在官錢數官
茶既不堪食私販易由禁止向者潰兵殘破興州乃私販者皆之
梁洋增成實以茶故此四害承平鬻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已悉
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而買茶乃劫舊額不知竟何所用茶
兵歲給衣糧動計鉅萬糴糧買衣州縣未免科配此五害請依嘉
祐故事盡罷推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
謂推茶未可遽罷亦當并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

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而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用朝廷是其請即擢公都大司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仍令條具姦蠹以聞時建炎二年秋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勅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交易改成都府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等並依舊茶所過每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無得妄增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並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此其大略也舊制買馬及三千疋者轉一官比但以買賣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公奏乞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降黜有差及四年冬買馬乃踰二萬疋茶引收息錢九一百七十餘萬緡張忠獻公既復明辟繇知樞密事拜宣撫處置使天子方託以不銜之權將治兵秦州經營兩河未至所治雅知公善理財庀賦即承制以公

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時建炎三年十月也公見忠獻首以兵食為問公亟訟忠獻蜀之民力殫矣鑄銖不可以有加矣獨推率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私共相隱匿根穴深固未易剷除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幾可救一時之急全書是無策矣忠獻銳於興復委信不疑公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措置買戶絕及坊場沒官抵擬田宅并檢估典賣定帖契稅等錢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與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當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所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加擡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既流通民甚便焉六年間累增印之料總為錢引一千七百一十萬緡人亦未始厭其多也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租大觀東南東北益鈔必保約置合同場益市驗視稱量

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納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其推行蓋自紹興二年九月始初亦權法怨詈四起建炎四年三月言者遞奏乞罷之以安遠民然亦知民力困竭財賦无所從出而軍費不可但已則曰如謂大目建請務全事躰必湏更制即乞劄與張浚令照會施行忠獻初不爲變也 先是公嘗坐劾賣鹽引及賣絹事降一官未及再替竟賣引如公策始公佐忠獻凡所建立可謂謀無遺諸意者克復之功當不再幸則秦地貨食皆入吾手幹旋自在蜀民庶幾少蘇事乃不如人意豈非天未欲六人爲一乎忠獻既遭讒將召歸先爲置副初命王伯紹三年二月除王似其年六月又命盧立之與伯紹同領宣撫處置使事六月浚罷宣撫處置召歸樞密盧法原除副同王似治事四年三月王似加資政遷盧法原加端明仍爲副落處置等路字四月吳玠除宣撫副使八月王似罷宣撫五年閏二月盧法原卒宣撫司令吳玠權三月除邵溥五月移司

閩州十一月帝益除四川制置大使忠獻歸右府尋得罪公亦亟白王盧求罷其自辨數日開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竊謂德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歛於民即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推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稍準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并賣抵擬絕戶田產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馱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未嘗勅立各目科配民間所權茶鹽酒並係 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監務亦係朝廷已嘗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刪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己與懷異忌疾者共與謗讟謂改修弊法爲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况某年垂七十心力凋耗若叨冒无恥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决然上誤國事王盧察公雅非辭難畏謗讟者而三軍五兵之運方急果不可无公乃共躋公勲勞乞加因任許之同日又降詔諭川陝以薄責忠獻之故明年

是年十一月忠獻復登右符明年五月二月遷右相仍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其年十一月十二日改除公權發遣四川都轉運使兼川陝宣撫使司參議領茶馬事如故公固嘗論總領財賦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必須正其名稱使知所統屬此除蓋從公請也先是吳武安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免書宣撫司事四既而王伯紹罷使知成都四賁盧立之卒于閬州五年閬州宣撫司事悉令武安權行主管五年閬州尋復命邵澤民兼權五年自閬州移司綿州五年賁九戰守事澤民蓋不得豫武安實專治軍於財賦盈虛初未嘗問惟務足吾軍食而已與公素所操持浸異武安謀為牽制之舉必欲從陸運糧公執言不可武安訖自為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乃費民間佳夫錢六百餘萬緡武安既疊以饋餉不給訴于朝公亦自劾老病懇力求閑退詔特置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以席大光為之大光前執政得首位在川陝宣撫司上朝論政恐其勢或有所偏也仍詔忠獻視師荆襄川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六年正月罷綿州宣撫司十三軍馬

聽武安移撥錢物則委公拘收前已詔公躬親至吳玠軍前應副錢糧而忠獻亦奏詰公違慢六年又詔帶大光趣公五年更除公微醜閣待制六年加武安兩鎮六年即錢六年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共繫銜六年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皆坐應副贍軍錢物愆期各罰秩二等六年九月此皆所以交解間隙趣辦饋餉也而公復與制置大使不咸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並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裁都轉運司錢就果閬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摠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十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公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七年奏計一走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言軍務惟錢糧最為要切欲乞七年都督府節制其調發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糧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覈實裁處量入為出公私無出困弊即今公私困弊無所措手矣朝論既悉公與吳席不可共七年乃以李子及代公為都

轉運使兼都大提舉茶馬召公赴闕時六年八月也仍有旨湏子

及到乃交替明年正月子及到旋與制置宣撫司議駁緣周歲竟

坐應副軍湏不足釋位去八年二月十九日吳玠劾奏九衆然後知主計之難益

多公之勤瘁去公治裝入覲合疾作行尼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年

三月身雖閑退猶錄進舊所為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荆渚為

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為強弱蜀之民

力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關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

禍復近關梁洋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民皆歸業無殺傷秦鞏偽

地之民使人有俟后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歸業

之民當罷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則効可見於期月公

素所蓄積矣如此謂公不知卹民可乎已而鄜瓊以淮西叛忠獻

再得罪七年九月御山人張戒既効忠獻并効公與忠獻迭相唱和

不宜獨免詔落徽猷副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八年九月明居頃之朝

論不以公置散為宜故以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時已

病不得已強起即累乞雨退七年二月其明言者更効公病不任

事詔從公所乞復提舉太平觀九年四月明踰年乃卒公形容甚癯

而克自勉勵若強有公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而一毫不及於私

十年主計田廬皆荒公未嘗有所增加晚雖多病然綜理庶務益

不解率夜漏下數十刻猶據胡床集賓僚公疑義俾各極其所見

而言相與審諦而後施行不專主己意故鮮有敗事及張子功帥

成都嘗合諸司具奏公有功於蜀自開再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

於開條畫臺公無敢變更乞復開舊職以勸能者奏入不報至二

十六年蜀兵屯聚如以公而公所修摧法歲久亦浸壞學士大夫無

能出手為公補苴罅漏者公之能名愈章徹朝廷既具見本末乃

詔追復徽猷閣待制與一子恩六年六月廿六日乾道元年八月又官其二

孫壽嘗論公理財治賦之功實為當時第一而或者咎公竭澤而

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

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

亦不得不任其咎且公繫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稅

之法頗重既而嘆曰公所為若公政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

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
從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無若蘇威者乎此
壽深所嘆息用致因眉州懇求之誠詳紀公之行事以俟來世云
公娶傅氏朝議大夫耆之女贈頭人先二十一年卒四子長即眉
州曰堂右豆教郎監行在分差戶部魚閑糧料院曰成右奉議郎
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曰純右通直郎通判成州女三人長適故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次適通判階州胡朝升次適昌州司理參軍
景大光孫曰揚故益亭縣尉曰拯新興道縣尉曰摠曰扶新金水
縣主簿曰浚曰棟曰撝前監雅州稅曰抃乾道八年進士新洪雅
縣令有文集二十卷藏其家銘曰

蜀藂雨曰 偏處西南

初幸自保

杜魚栢蠶

驟通秦塞

開明始負

膠擾肇茲

事難盡談

秦亟取蜀

篋肱囊探

蕊既野蔓

萑仍谷草

山玉靡在

淵珠莫溢

昔高億紳

八儲石塔

上豈云富

下滋不堪

役困財傷

告病如譚

兵端孰弭

寇鋒誰戢

蟻聚蓬屯

猶號虎闕

公起圖之

寧忍一慙

推茗酒盃

兼用此三

織楮寓幣

重輕相參

吏茲游弋

交鬪並讒

止蕃蠅營

射沙蠶舍

苟可救時

荼苦薺甘

退省其私

不贏一簪

公曰我法

要祗能暫

彼兵與民

互爲矢函

長此安窮

亂是用餒

解而更張

吾盍手攬

天不怒遺

斷鞅稅驟

使民至今

未弛負擔

豈無若威

逞頤釋憾

公葬久矣

幽宮沈沈

我作銘詩

神明所監

刻諸北山

維石巖巖

美其必傳

澤詎卒斬

後此千載

勿毀勿憾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三

唐資政公重墓誌銘

少撰劉

岑

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二聖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
年號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人重兵屯河上陝西大震驚告
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興一道已並邊矣岑適使虜自汾晉渡
合河津由關中以歸方入朝宰相傳上言於政事堂訪可以為
永興帥者於岑岑曰陝西事宜素重况多事之初永興之帥其材
尤難有天章閣待制唐重今守同州逾年與賊對河守備百出民
不加斂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虜陷蒲絳將及司同人度
不能守重開門縱之使出自與殘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知
有備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之志在許國每一及時
事輒噓唏慷慨泣下露襟見者皆感動蓋其忠義足以服人才智
足以應敵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閣直學士永興軍路
經畧字撫使兼知永興軍前帥范致虛先提六路兵東向勤王留
連陝州不進公自同州移書責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
未可知臣子憂國宜如何哉且京師以秦兵為爪牙四方以京師
為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其言累
十百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虛竟不能前也逮聞京師失守公慟
哭漚血敵諸道使勤王且劾其効死盡臣節會永興令下慨然就
國以勤王自任日條關中利病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表言關陝山河
形勢迎請主上入都關中論急務有四大患有五大率以都關
中為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為賊有又欲
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倚角以緩虜勢至於用忠直正刑賞
皆中與急務所當先者上嘉其忠進龍圖閣直學上時虜在河
中窺關內甚急而所部銳兵朝廷盡以付制置使錢蓋公上書言
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半年之間所談不知幾千百言皆不報十
二月虜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興城中兵不滿千
人嬰城固守九十日援兵竟不至而大將傅亮以部兵降賊城遂
破公尚餘百兵與接戰城中眾潰中流矢以死年四十六部曲中

有感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斂藏之後長安平成都漕趙開與公素友善遣人取其喪以歸既至子弟欲易棺襯見刻其姓名月日於側具在初賊將至公自度孤城決不能支梧語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智巧一死報上不足惜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上聞而哀之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訪雍帥也岑旣以公薦而又薦提舉常平鄭釀守同州永興通判曾謂爲陝西轉運判官朝廷皆用之後虜渡河鄭驥死于同公與曾謂死于雍嗚呼三人者可謂不負朝廷矣公死之九年其子矩以狀告四川制置使曰先人以從官典方面不屈節死矣恤典固已拜賜而未有以易名者矩不能自陳於是以其狀聞諸朝朝下太常考其忠壯謚之曰恭愍又二十三年矩守沅黎秩滿造朝請崇道觀以歸道過金陵岑適居瀨陽矩以公所著作七篇與書及八五詩來具道往事且曰知先人之詳者惟公今埋土中三十年而墓道之碑未備有里丈人師驥所狀在幸公其銘之岑讀之泣曰尚忍詩吾元任也邪岑早孤幼歲困太學嘗作呼天詩自見時公官中都未識面故人史堪取岑詩藁以云公公因囑和自是始相識逮岑歸自河東道過長安公以同州守來白事經略使府又相與晤語慷慨憂國之言一無不合及謀雍帥岑不敢及它人而公卒能死節向使有兵有食有權則勤王之事必大有所就惜夫天以高節令名與公而不使其成功此韓愈之所以傷張中丞也嗚呼尚忍詩吾元任也邪公字元任眉山人爲兒時已不凡祖母宋嘗令讀裴度武侯廟碑一覽不再讀十二賦陳平詩已有大志十三通左氏春秋大義旣入太學二十七登大觀三年上舍第時臨軒問禮樂制作之事諸生惟稱盛德公獨以孟子事親從兄之說對其畧以裕陵爲父泰陵爲兄嘗原仁義之實奚制作爲擢居乙科遂知名得蜀州司參軍徙成都府府學教授成都帥多貴人率事嚴重下視其屬如微猷閣直學士吳拭龍圖閣學士許光疑皆上客待之府有大事輒咨焉公必盡所見以事其長若論議未合必爭之歸於是

而已用薦者改奉議郎知懷安軍金堂縣許光疑入朝薦於宰相
得辟雍錄是時邊邑多希功幸賞以欺朝廷至於誘羈縻蠻使貢
不毛之地建立州縣張官置吏以困中國其害甚大公遽言之

朝遂召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憂服除為吏部遷右司員外郎起
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安撫使蔡靖方告
急而郭藥師叛道莖寇以陷燕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禍
起於開邊開邊之謀始於童貫金人兵鋒甚銳不可當宜誅貫以
謝邊人庶可以緩師宰相不能決謀遣給事中李鄴出使未及而
賊已壓境都城已戒嚴矣 太上皇內禪 淵聖即位明年正月
改靖康方圍城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中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
講和親征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執廷辨之姚平仲既敗賊愈
熾索金帛甚急中書侍郎王孝迪大書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
人得告之公曰審如今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
主初政如此將何以化天下哉與同列御史迭疏論不可遽罷此
令金人退師遷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執不下當路大

不樂之與孫觀李擢李會師驥以論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閣修
撰知同州除天章閣待制頃之遂守永興公生巴蜀起布衣才官
中都聲望已籍籍守邊又能死事其名固足以傳不朽然公之死
實自岑發之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豈不痛哉公世家眉十一世祖
興國以孝聞於唐建中初黜陟使狀之以慈孝旌其墓曾祖可言
祖淑隱德不仕皆以孝友稱父堯日以公貴累封朝奉郎緋衣銀
魚居于家方公計聞朝奉君歎曰吾兒平生忠壯見於辭色間自
聞其守邊吾度其必死節今果然矣吾兒得死所矣後二年朝奉
君亦卒與其配安人程氏同穴以葬公累官朝請郎有二弟量思
量以建炎奉表恩補將仕郎里未第夫人程氏後元任一月卒一
男子柅是也今為右朝奉郎四女子柅以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
舉資政之喪喪程夫人合葬於安鎮鄉吳本山之下岑與公識面
雖晚共話不以心曲而心相知則如舊交也况其大節昭昭如此刻
之豈碑置之墓道使行者見之曰此吾宋忠臣唐公之墓其誰
曰不可銘曰

嗚呼唐公西南英氣鍾岷峨淑且靈布衣起家一鳴笥班雍容
藹休聲艱難守封死干兵精忠凜然表後生哀哉白壁藏泉高氣
衝斗牛藏玉京山川空留萬古名

揚文安公椿墓誌銘

御史陳

良祐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故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揚文安
公既葬彭山之十稔其子光且以潼川路轉運副使馬騏狀爲書
使人自蜀走發請銘於良祐曰楊氏本出唐叔自漢臨晉世篤儒
學紱冕相繼居於華陰其別占籍蜀之郫縣七世祖始家於眉曾
祖諱爲震贈太子太保妣侯氏武陵郡夫人宋氏同安郡夫人祖
亮鳳州團練推官贈太子太傅妣程氏太寧郡夫人考諱灝贈
太子太傅宋氏婺國夫人公諱椿字元老幼凝重如成人七歲能屬
文甫冠與少傅俱貢京師爲文根於理致不習王氏之學宣和六
年以太學上舍生較藝南宮徽宗留意學校作成人也多士雲
集試于有司者萬七千人而公爲第一文奏御稱善諭知舉曰可

謂得人矣特命遷秩以賞之初調嚴道尉改邠州教授辟潼川府
節度推官歷隨軍轉運司主管文字成都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
紹興八年用宰相趙公鼎薦召赴行在虜勢方張公勸上行
仁義建學校收人才擇將帥去賊吏恤民力凡二十餘事除校書
郎逾年趙公去位秦公檜當國或語公盍往歸之公不爲屈遷屯
田員外郎以母老請外除潼川路轉運判官諸路多獻羨餘以取
寵公嘆曰今瘡痍未瘳顧未能裕民力又忍括剝以資進身耶於
是一路無橫斂之擾十四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吏有擅
科民財或抑配官盜盜用其贏者按治之秩滿除夔州路提點
刑獄主四川類試爲文以諭進士悉除去常所用禁令內外肅然
揭榜得名士趙逵張震丁發國憂服除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元
州太守李景山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滌間之有司追逮數百人
連及溪洞時方盛夏有繫死者公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
人淹繫至死哉言於朝止罷三人釋其衆秦公喜曰部使者不當
如是邪會秦公薨朝廷薦舉賢後凡危於秦氏者率以收召

上問大臣曰楊椿今安在其以爲秘書少監二十六年入對言

祖宗創業守文皆以仁順注下以祖宗之心爲心又論湖北厥

弊田野不開由賦煩役重及州縣吏任情沒入民財產非是明年

除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侍講初朝廷以蜀士艱於赴省

俾就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有爲挾貴私情之說者欲併歸

南省事下國子監公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涉重洲狼狽萬

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止令監司守俸子弟力可

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蜀士賴之是時上總攬權綱留神政事

公奏疏曰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雞鳴而起孳孳於學問者士之心

雞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鄉大夫之心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聖人之心矣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

時行堯之用心也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彛之用心也惟克礪宅

心乃克立茲常事文王之用心也聖賢相授在正其心如漢顯宗

之察慧唐德宗之精已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

此其心初非不正也汨於喜怒愛惡之私則皆之所謂正者倏然

而亡矣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上念故將循王張俊之功御

筆除其三子職名公封還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柰清

議何又面諭公欲以虛名獎用勲日子孫公奏曰名器不可以假

人恐倖門一開扳援者衆醫管王繼先以技術至承宣使僥觀節

鉞使其徒校正本草爲書以獻公曰其書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錄

之其勞甚微而賞太重右僕射沈公該辭兄調招軍進秩有旨降

詔不允公奏曰招軍之勞薄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

良民以布進者從之蜀大旱無敢以聞公侍經筵乞下四川總領

司檢察賑濟督發常平錢米安集流移蜀以不饑遷兵部侍郎太

史奏妖星見太陽當食而伏公請對曰治亂之數天也而常傷乎

人堯湯之水旱中宗之桑穀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皆災也而

反致其福淑世之君稔於富貴安於無事恣於淫侈視世故若無

足備者而導致禍亂願陛下修德以答天躬行以率下塞其弊

端杜其倖門以召太平之應時和議既久沿邊諸將坐享厚祿而

所部士伍衣食不給恬不爲意公奏曰今將帥十年一遷官馴致

使相官爵高矣富貴極矣肯復被堅執銳親履行陣為國効死耶
諸路營屯仰給縣官者無慮數十萬而困於措剋勞役不休嗟怨
盈路不可不為深慮 上為降詔禁止之又論 朝廷法令多所
更張曰有事則有法有法則有弊法一定而不易弊百出而無窮
為其法之弊也從其弊而救之可也患其弊之生也并與其法而
改之則不可 祖宗法令明具 聖子神孫將千萬世守之而議
者不原弊端之所起亟進其說取而紛更之如是而不止則 祖
宗之法令其存者無幾矣然又未必可行從而復之則不如勿改
除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一日鑠學士院嚴甚外廷無知者及召
公對 上諭以封 今皇帝建王指意公再拜賀退草制曰昭令
德以示子孫朕無志於斯義蕃王室以和兄弟爾思配於前人明
日麻出中外權傳又批荅辭免詔曰 朕志先定其已久矣既非
昵親屬之私又匪由中外之請授受之際誰曰不宜大合 聖意
先是禮部侍郎孫公道夫使虜虜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將求饗
于我 上遣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綸諭之果得其情公亟條對預

備數事焚葦而家人無知者 上益嚮意用之三十一年拜中
大夫參知政事未幾 朝廷再遣樞密公義問報聘歸言虜已
聚兵境上公語左僕射陳公康伯曰迹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
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陳公策所以防虜之術其一令兩淮諸將
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
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松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
奏行之冬虜使高景山來賀 天申輒出嫚言索淮漢地指取將
相大臣朝論洶洶或者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惶惑 上意雅
欲視師公與陳公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如臣所料成功可必若 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一司
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 上深以為然即命侍衛
馬軍司成閔出戍荆鄂公又論虜必出秦隴而蜀兵權未一乞以
吳璘為宣撫使統一二軍以圻全蜀 上乃命璘已而虜入兩淮
王權渡江劉錡退保京口都人大駭公與陳公鎮以間暇物情少
安虜兵犯大散關吳璘敗之捷書至 上諭執政曰朕與全國講

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虜使口陳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僚誰不勸 朕用兵 朕謂和好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始發信使以審其事至誰既不納誓歸又求遣反覆詭詐多為驥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名打圍謀為深入 朕不免屯兵嚴備戒敕諸將務為持重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為戎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閑小捷豈非信順之助今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己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卿等授 朕成算副以廟謀喪幾恢復神州以雪 兩朝之耻明日 御筆付公草詔以戒諸將公擬進曰金人敗好率先興戎 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瓜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所幾上為社稷下為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必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蔣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動比主盛兵欲度采石晉虞公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軍事適至趣舟師扼其衝比主怒移屯揚州將謀瓜步而我師蔽江不可渡又李寶入膠西盡焚燒其戰艦虜計窮遂弒其君亮而還驛至入賀 上曰皆卿等輔佐之力也車駕勞師公色從至建康與陳左相協心同力酬酢軍務雖機事填委日不暇給處之晏然自虜之欲入寇也薦進和公浚老成知兵可用至是留守金陵眷禮如初三十二年 駕還臨安公慨然曰吾起書生致位兩地復何求乎即日抗章乞解機務諭留不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言者乃接他事論公改端明殿學士行至鄂渚 今上即位除知潼川府以清淨化民民安其政明年得請洞霄解印還里復上章納祿踰年不報忽嬰微恙泊然而薨寶輓道三年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 上聞之震悼加資政殿學士太常諡曰文安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封彭山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妻孫氏贈安定郡夫人子男五人光訓右承事郎漢老未命皆先公卒光甫右承務郎侍衛功郎成都府廣都縣尉皆出繼承公後者獨光旦一人今為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三女適右宣教郎史旣成忠郎孫仲開登仕郎杜必達季女早卒

男六人環瑤瑋皆以遺澤授承務郎瑤珙後公生孫女二人道
秀通進士史直友道永未行以十二月三日葬于彭山縣孝廉鄉
公性端慈儀狀甚偉平居接物粹然盡人之情至遇事有守確乎
其不可奪蓋其資稔於孝友故發為事業者皆可紀述初中魁選
賀者滿門公方戚然曰先君齎恤三十年兩與計偕七走京輦卒
無所成小子孺穉餘以遊場屋敢當大名耶迨登禁從論事上
前有所疑論則曰皆先臣之教也奉太夫人孝敬尤篤求所以悅
親者無所不用其至雖老侍膝下若童稚然居喪哀毀骨立不忍
墨主裴唐書三年人罕見其面事二兄謹甚食不足則斥夫人隱買
田以贖之郊居思先姪後子推其先業以與諸孤復置義莊以給
宗族之乏者方其立朝當權臣用事之時退然自處持使節者幾
二十年略無留滯不滿之歎及受知 太上議論寒寒未嘗有所
顧忌參與大政適丁多事不動聲氣坐折退衝而知足不奪全節
而歸進退之間無毫髮可議蜀去 朝廷遠人才多不能自達公
既貴以人物為己任君相知其誠實每訪蜀士必惟其言是聽以
故竟滯獲伸英才彙進一時所舉布列臺閣如唐文若張震馬騏
卓然有聲為天子侍從之臣而避遠權勢不肯言自我出乎生故
人父要不忘賜其急難及其子孫意不少表至其自處清約殆與
布衣無異獨居三十年不畜姬侍晚歲奉祠蕭然一室左右園吏
幅巾藜杖與鄉人相往來賦詩飲酒道舊為樂見者忘其爵齒之
尊篤於力行不自表傑有文集五十卷藏於家良祐頃歲召為學
官始從公游及為御史同朝六年知公為詳此其言皆可考不誣
則喟然而嘆曰善曰其惟吉士用勛相我國家又曰其惟克用
常人若公者可謂吉士有常德者非耶使公至今存雍容廟堂忠
實事上不為虛言其有益於國家豈少哉惜乎用不極其所至而
死矣銘曰

天佑我宋

岷嶷降靈

是生文安

人中之英

文安之德

柔惠且直

允文允武

以定王國

公來自荆

王立左旋

不畏強禦

有猷必陳

允大典冊

公載其筆

黼黻王度

討論國色

竭彼狂虜

誓其敗盟

公畫奇策

敵無遁情

遂與國政	同寅魯公	夙夜不懈	足兵	戎
整我師旅	公贊祖征	以立于武	廼遣戍役	鎮彼荆鄂
廼建大將	盡護全蜀	狂虜孔熾	我師震驚	公授成筭
上心載寧	飛檄馳詔	張吾三軍	折筭欲渡	弗戢自焚
帝巡金陵	公左右之	召彼元老	自公啓之	我瞻中原
淮濱旣同	公拜稽首	天子之功	人亦有言	名遂身返
天道尚爾	矧敢弗畏	惟公懋德	曾其有常	輔導于帝
爲國維綱	公方在朝	上皇所毗	公旣還蜀	天子之思
彭山之阿	有墳我義	勒碑于隧	德音不磨	

新刊名目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四

梅直講聖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發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其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且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又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恠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躰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對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其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其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益統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其祖諱其皆不仕父諱其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其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垺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 不困其鳴 不躓于艱 不復于傾 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 震越渾鏗 衆聽以驚 以揚其清 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 以告諸冥

劉學士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 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 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 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 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

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嘆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遷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 天子卜以孟冬禘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加上 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 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母得以請始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其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袷請袷郭

皇后於朝自孝章以下四宮在別朝者請母合食事下議議者紛
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天人而郭氏以竊葬按景
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對謂且如詔書又曰禮於裕未
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一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
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反目
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
不容于時矣會吳興閣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
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畝人右族豪猾難治循習
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變連年
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
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
至今以為德其治郵永興皆承早撤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
曹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
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
不通其為文章尤敏瞻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
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詳
公知制誥十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
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
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
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
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問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
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入主之知方嘉祐中嬖者眾而攻之急其
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
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
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
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
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
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守司御史吉室熙寧元
年四月某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十六不
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廷於時也

又有構為謗語以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一至實食者二百曾祖諱某贈大理評事祖諱某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日考諱某尚書王各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安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常幸太祖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惟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石壁洛羽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明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敘友愛尤篤有文集若干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為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某月某日其弟敘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什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其無疑貳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復檢危不傾重而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吳能維古聖賢皆後序有知不信考斯銘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直閣張

耒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後不能譜其世國初為清豐人真宗皇帝時自諱迥者為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居矩野而之子諱宗慤為參知政事謚文莊又三世而生公諱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考為皇曾祖諱仲偃尚書員外郎即為皇祖考公諱補之子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群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年十三從王父國於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於後進少許可一見公大奇之公從祖考抗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隴山川之秀異為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蜀人亦抗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讀之歎曰吾可

公如不及至屈輩行與公交由此公名籍甚於士大夫間舉進士
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詞近世未有遂以進御 神宗見
之曰是深於經可革浮靡於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召
試學士時試者累百而所取者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
授未行除太學正 哲宗即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
院除秘書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秘閣校理通判揚
州有逃卒用貨得戶部判至淮南理逋欠公辦其姦事既決一府
不敢欺召為著作佐郎又遷秘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於
是公為秘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怡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
遂知齊州境有群盜白晝掠塗人公默得其姓名囊橐索皆審一日
囚宴客召捕吏以方路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為
無警歲飢河北民流道齊境不絕公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為流者
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又為具糜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活數
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頌媚其功欲有以撓之
既至境按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人公亦坐累降通判
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稅中途丁母憂毀瘠
幾不勝喪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謫意 今上即
位遷簽書武寧軍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為
著作佐郎俄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 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
部郎中又改 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非才終遜再三不允又
力請外官復留以為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為
姦嘗有嶺外尉捕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
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居客京師又窘甚詣公愬之公憫然曰
當奏即為上之七日而得遷官於是吏畏服部無留事俄除知河
中府郡當大河扼三門有浮梁父且壞公視事亟欲營繕有司難
之公乃預為鳩材既集則為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為畫像
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河中又徙知密州尤用前政累遷吏部授知
果州不行因得管句江州太平觀又改西京崇福宮又改南京薦
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為人所敬而尤好陶淵明之為人其居室廬
園圃悉取淵明歸去來詞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用近

制誥部授知達州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於文章善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古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乃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奇卓出於天性非醜醜而成者自韓愈以來蓋不足道也有集若干卷性剛直果敢於爲義其事親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家素貧先夫去沒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辦皆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於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愠也公既於書內外無所不觀下至於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福福往注先言之夕有大星殞於州解之燕寢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既自又爲未至學於佛而求之於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續精爽不亂娶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一人公爲公似女二人長適梁頤吉次尚幼有文及著作若干卷其孤以其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先大夫之兆未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曰

卷之二十四

六

矯矯家令	以身殉國	文元雍雍	爲時俊德	一粟無咎
繼起有赫	東髮墻吏	白首翰墨	追古作者	蹈藉陵躒
氣稟星斗	聲韻金石	不施于邦	祇有藻澤	人一之難
公易千百	我原其文	惟質之淳	孝愛忠信	施及鄉人
是獨何虧	一什莫振	車堅馬良	不得出門	將昌其聲
而嗇其身	嗚呼无咎	萬世之聞		

邵康節先生雍墓誌銘

明道先生程頤

頤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于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必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遠幸藝祖始家衡漳祖諱祖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初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

或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
後又以爲穎川團練推官建疾不起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苦
冬不燥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尚
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去吳適楚遊齊魯客梁
晉父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
才慷慨有大志既孝力務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以致及其孝益
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万物
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也蓬壁環堵
不蔽風雨躬糲粢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
而或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
府而必之先生之齋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
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
視疎之間群居燕飲語笑終日不敢取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
蘇軾集暑常以春秋時行於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
雖兒曹如婦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
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
成人才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若惟曾
子之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
才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以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
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
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有端緒今穆李之言
及其行事既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而大及其所自得者
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
德者難其名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
書六十三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
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憂力施
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素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
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效遺哲人之凶嗚呼在東伊流在東有寧
一宮先生所終

胡先生瑗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阜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受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衛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善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甫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孫先生復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與士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側立升降拜則挾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迓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轉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城縣盧泉鄉之北邙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惟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旣沒經更焚

逃藏脫亂僅傳存

衆說乘之汨其原

怪迂百出雜僞真

後生牽卑習前聞

有欲患之寡攻群

往往止療以膏新

有勇夫子闢浮雲

刮磨蔽蝕相吐吞

日月卒復光破昏

博哉功利無窮垠

有考其不在斯文

祖徠先生石介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准官御史臺辟主簿不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以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

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息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徂徠之巖巖厥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以道之難行兮孔子孟遠違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矣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孔處士敗墓誌銘

卷三十五

四

可

荆公王

安石

先生諱敗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曆七年詔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以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日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以為不肯為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鴈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

奴不忍以糶如焉衣食於田桑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河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景從高尚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人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也湮沒而無聞抑上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山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繁而無尤匪佚爲私維志之求

